



【编著者说】

漫说“漫说文化”

□陈平原

据说,分专题编散文集我们是始作俑者,而且这一思路目前颇为读者接受,这才真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初编“漫说文化”这套丛书时,考虑的是我们自己的趣味,能否畅销是出版社的事,我们不管。最初的设想只是希望有一套文章好读、装帧好看的小书,可以送朋友,也可以搁在书架上。如今书出得很多,可真叫人看一眼就喜欢,愿把它放在自己的书架上随时欣赏把玩的却极少。好文章难得,不敢说“野无遗贤”,也不敢说入选者皆“字字珠玑”,只能说我们选得相当认真,也大致体现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散文的某些想法。“选家”之事,说难就难,说易就易,这点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记得那是1988年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林语堂散文集。此前我写过几篇关于林氏的研究文章,编起来很容易,可就是没兴致。偶然说起我们对20世纪中国散文的看法,以及分专题编一套小书的设想,没想到出版社很欣赏。这样,1988年暑假,钱理群、黄子平和三人,又重新合作,大热天闷在老钱那间10平方米的小屋里读书,先拟定体例,划分专题,再分头选文;读到出乎意料的好文章,当即“奇文共欣赏”;不过也淘汰了大批徒有虚名的“名作”。开始以为遍地黄金,捡不胜捡;可沙里淘金一番,才知道好文章实在并不多,每个专题才选了那么几万字,根本不够原定的字数。开学以后又泡图书馆,又翻旧期刊,到1989年春天才初步编好。接着就是撰写各书的前言,不想随意敷衍几句,希望能体现我们的趣味和追求,而这又是颇费斟酌的事。一开始是“玩票”,越做越认真,变成撰写20世纪中国散文史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只是因为突然的变故,这套小书的诞生小有周折。

对于我们三人来说,这迟到的礼物,最大的意义是纪念当初那愉快的学术对话。就为了编这几本小书,居然“大动干戈”,脸红耳赤了好几回,实在不够洒脱。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有点好笑。总有人问,你们三个弄了大半天,就编了这几本小书,值得吗?我也说不清。似乎做学问有时也得讲兴致,不能老是计算“成本”和“利润”。

这套小书最表面的特征是选文广泛和突出文化意味,而其根本则是我们对“散文”的独特理解。从章太炎、梁启超一直选到汪曾祺、贾平凹,这自然是与我们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密切相关。之所以选入部分清末民初半文半白甚至纯粹文言的文章,目的是借此凸现20世纪中国散文与传统散文的联系。鲁迅说五四文学发展中“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原因大概是散文小品稳中求变,守旧出新,更多得到传统文学的滋养。周作人突出明末公支派文学与新文学的精神联系(《杂拌儿跋》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反对将五四文学视为欧美文学的移植,这点很有见地。但如以散文为例,单讲输入的速写(Sketch)、随笔(Essay)和“阜利通”(Feuilleton)固然不够,再搭上明末小品的影响也还不够;魏晋的清谈,唐宋的杂文,宋人的语录,还有唐宋八大家乃至“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都曾在本世纪的中国散文中产生过遥远而深沉的回音。

面对这一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文体,学者们似乎有点手足无措。五四时抬出“美文”的概念,目的是想证明明白话文也能写出好文章。可“美文”概念很容易被理解为只能写景和抒情;虽然由于鲁迅杂文的成就,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的短文也被划入散文的范围,但总归不是嫡系。世人心目中的散文,似乎只能是风花雪月上加悲欢聚散,还有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比喻和形容词,甜得发腻,或者借用徐志摩的话:“浓得化不开。”至于学者式重知识重趣味的疏淡的闲话,有点苦涩,有点清幽,虽不大容易为入世未深的青年所欣赏,却更得中国古代散文的神韵。不只是逃避过分华丽的辞藻,也不只是落笔时的自然大方,这种雅致与潇洒,更多的是一种心态,一种学养,一种无以名之但确能体会到的“文化味”。比起小说、诗歌、戏剧来,散文更讲浑然天成,更难造假与敷衍,更依赖于作者的才情、悟性与意趣——因其“技术性”不强,很容易写,但很难写好,这是一种“看似容易成却难”的文体。

选择一批有文化意味而又妙趣横生的散文分专题汇编成册,一方面是让读者体会到“文化”不仅凝聚在高文典册上,而且渗透在日常生活里,落实为你所熟悉的一种情感,一种心态,一种习俗,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借此改变世人对散文的偏见。让读者自己品味这些很少“写景”也不怎么“抒情”的“闲话”,远比给出一个我们认为准确的“散文”定义更有价值。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漫说文化》丛书
钱理群 陈平原 黄子平 编选



【榜单解读】

是人生,也是历史

□曲鹏

本期榜单重点推荐了几本历史书与作家的人生随笔集。一串串人生构成了历史,从历史中也能看到人生价值。

继《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目送》后,龙应台“人生三书”再续新篇,讲述母女情的新作《天长地久》近日出版。这本书的诞生,源自去年8月65岁的龙应台迁回台湾屏东老家,全心陪伴失智母亲有感而写。新书中她为母亲美君写了19封信,忆述与母亲的往昔点滴,以及身为女儿的反思。“安德烈十几岁走的时候,在法兰克福机场头都不回,我觉得生活太残忍了。但我23岁有回头看美君吗?肯定没有。”为了使母子俩对彼此的人生过程能有一定了解,龙应台和儿子每年都有单独旅行的计划。与孩子成为朋友之后,她才想起了身后的母亲,才想起自己从来没给过母亲了解自己的机会,可是“母亲她已经不认得我了”。母亲被诊断出患有失智症已有18年,在过去的15年里,龙应台维持着每两个星期就回屏东看一次母亲。从母亲失智到后来已经不能说话,这个每两周在屏东待一晚的匆匆来去,常常变成龙应台坐在妈妈的身边,看着自己手上的书或手机。“在这个世界上,对你最重要、恩情最深的那个人,正在度过她人生中最后不知还有几天的时光,你到底还在做什么呢?”龙应台逐渐体悟,每两个星期坐高铁来屏东,其实是一个不诚实的、虚应故事的假动作。回到屏东后,龙应台有时间真正关注生活与生命的本质,她给书取名“天长地久”,希望年轻人能认真阅读这些文字,不要让自己明白得太晚,“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天长地久,你必须把片刻当作天长地久,才是唯一的天长地久”。

做了二十多年文学批评的李敬泽,如今自诩为“新锐作家”,2016年底的《青鸟故事集》、2017年的《咏而归》以及新近出版的《会饮记》,都体现出作家从历史的深邃中对当代的观照。不像小说、不像散文、不像诗歌、不像评论的“四不像”文体风格,使得《会饮记》的思维链条在文本中自由延伸。在李敬泽的书写中,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作者在跟现实对话,跟世界对话,跟朋友对话,跟自己的记忆、经验、想象对话。这些声音有的尖锐,有的隐晦,有的委婉。复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评价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从一个现实的触点出发,比如一次谈话,一次会议,之后便是精神的上天入地,在各种芜杂繁复的材料中跳跃与飞升,但又展现出严密控制平衡的梳理能力”。关于书名,李敬泽自作解嘲:“‘会饮’出于柏拉图对话《会饮篇》,说的是苏格拉底和一帮雅典大爷喝了酒泡了澡,谈天说地,探讨人生和真理。”这是《会饮篇》中的景象,也是李敬泽想在《会饮记》中呈现出的样貌——只是讨论者换成了一群中国人。他希望通过这些人物的交往、言谈、种种思绪,来写出时代精神的有趣之处。

上世纪50年代,美国人盖伊·

特立斯成为一名记者后,开始关注小人物和私人生活,追求“把新闻写得像小说一样精彩”,从而开启了一种新的新闻写作风格——“新新闻主义”。《王国与权力》被仰望与被遗忘的》是他的主要代表作,近日世纪文景首次引进出版的《邻人之妻》则是他最有特色也最具争议的作品。为写作这本书,特立斯花费长达九年时间,跨越整个美国进行调查采访,甚至亲自走进色情按摩院等地方,进行难以想象的深入体验。这部以自己名誉为代价的书,从性爱这一独特而隐秘的视角,展现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社会和伦理观念的巨大变革,1981年首次出版时震撼了当时的美国社会。38年过去了,书中所展现的各种标新立异对今天的美国不再新鲜,但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它讲述的人与事,依然会让我们感到新奇与震惊。就其写作手法而言,特立斯试图将非虚构写作的触角延伸到通常小说才可以到达的人物心理世界、私生活等领域。但实际上,由于他与群体若即若离的关系,如中译者在后记中所言,“特立斯无法与所写的事物共情,因此与真正的文学还差一个拥抱的距离”。当年,《邻人之妻》的出版,不可避免地对特立斯自1959年就开始的婚姻产生过不利影响,妻子南虽然未与之离婚,但他们确实经历了一段难熬的日子,一两年之后关系才逐渐缓和。如今86岁的特立斯仍然在写作,写一本关于他和妻子婚姻的书。

作为中国传统史家眼中玩物丧志的皇帝代表,宋徽宗赵佶断送了北宋王朝,然而他的极致追求却让中国的美学遥遥领先西方,甚至影响了后世上千年。美国汉学家伊佩霞尤其赞赏宋徽宗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对其充满兴趣,在不到十年时间内,总共出版了三本有关宋徽宗的著作,其中《宋徽宗》是最有影响的一部。伊佩霞“借用徽宗之眼看他世界,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讲述徽宗的故事”,将其放回历史语境中,还原一个繁荣国度的君主不断追求卓越荣耀的雄心——尽管这份雄心以悲剧收场。伊佩霞不断将徽宗与古今中外的君主做比较,由此观察到宋代宫廷的“封闭性”,并将此视为徽宗各项活动的起点。在她的笔下,徽宗“是造诣很深的诗人、画家与书法家,他热衷于修建寺观与园林,是对艺术品及文物开风气之先的收藏家,也是知识渊博的音乐、诗歌与道教的赞助人。在支持艺术的范围、对艺术领域的关注及投入的时间上,世界历史上少有君主能与他相提并论”。对于有人质疑《宋徽宗》一书意在为宋徽宗“翻案”,伊佩霞的回答是,写作目的仅是为了解释,而不是翻案或者谴责,“我越是站在他的视角看问题,就越觉得对于他的历史评价过于严苛了,他花了很多力气试图扮演好分配给他的皇帝角色,对于那些他无力控制的事情,他确实也没必要去过多地为之负责”。



龙应台与母亲(图自《天长地久》)

齐鲁好书榜 (8月)

1. “重写晚明史”系列(之二《新政与盛世》,之三《朝廷与党争》)
樊树志
中华书局
2. 《邻人之妻》
[美]盖伊·特立斯
上海人民出版社
3. 《宋徽宗》
[美]伊佩霞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 《轻寒》《碗》《方岛》
金宇澄
上海人民出版社
5. 《老后破产》
日本NHK特别节目目录剧组
上海译文出版社
6. 《天长地久》
龙应台
湖南文艺出版社
7. 《会饮记》
李敬泽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8. 《六:一个日本人在大理的耕食与爱情》
[日]上条辽太郎 苏娅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9. 《圣殿春秋》
[英]肯·福莱特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10. 《半个父亲在疼》
庞余亮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